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一个多月前,在网上订购贵州的蜂糖李,之后便翘首以待。包裹抵达后拆开,心头冰凉,几乎厥倒,那满目青绿生硬的小李子,竟自四川眉山寄来。远途邮购鲜果,果然难逃此般失落。

为何执意寻此李?原来两三年前,我到贵州普安访茶,住在普安县城。宾馆楼下小公园有一个自然聚集形成的小市场,卖烟叶的、卖草药的、卖各种水果特产的。有一妇女在卖一种本地蜂糖李,黄澄澄,圆滚滚,漂亮极了。实在受不了这颜色的诱惑,半信半疑买下少许,只一口,味蕾惊喜如逢故人——这分明是多年未遇的童年滋味。这样的李子,很多年没有吃过。故乡那被唤作“黄李子”的土种,早已被红心李、红布朗取代,现在,连一棵黄李子的树都找不到了。

此番网购蜂糖李踩坑,想来也非商家之过。果子至味,终究抵不过“枝头熟”三字。一枚果子经历充分的阳光雨露,只有在最合适的时间,方能抵达美味的巅峰。少一天不行,少一天,果子还生涩;再多一天也不行,多一天,果子就落了。如果要远寄,自然是要提前采摘,以免果子在漫漫旅途中熟烂,因此那果实的鲜美甘甜,便只能是镜花水月。

枝头熟的水果,是自然慷慨的私语,亦是当下人舌尖上的奢侈。恐怕只有居于乡野,才有这样的福气。

由此想起那些娇贵的东西——譬如蓬蘽,或大水泡一类野果,摘时手势稍重,便汁水横流,非得小心摘了,小心用碗盛着不可。至于杨梅,亦难远行。若有人肯摘下一碗果子,步行一小时送到门前,便是古人恋爱一般的情意了。

世间美味,多有几分固执脾性,若以今日商业目光对之,便只能粗暴改变其天然性情——果皮要厚,外壳要硬,成熟需迟返,鲜果的纯真品性,在迢迢邮路中终究被盘剥,只成为工具。

去年盛夏,我在新疆,白桑成熟透枝头,微风轻拂中,果实便如珠玉自然掉落掌心,入口甜润异常;又于地头,采食小白杏,入口满口清甜,恍若吮吸了阳光的精华。在嘉兴桐乡乡的梧桐街道槐李园中,我采食槐李,那槐李可以吸食,充盈的浆汁在唇齿间流淌,美如泉涌。

我假装自己是一只鸟,藏身于枝头果实之间,任性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鸟雀与虫儿何等幸福,它们只认准枝头至甜至美的那一口。由此,我也明白,要想真正品尝蜂糖李的甘美,唯有奔往树下。

我遂买了三棵蜂糖李树,在院子里栽下——有些事情,值得等待。



在央视纪录片《我为钓鱼狂》里有这样一个场景:临朐嵩山水库湖光山色,两位垂钓大师已在钓台上坚守了整整一天。此时鱼在水中,人在岸上,两个世界唯一连通的参照物是鱼漂。鸟鸣唤起层层水波,像是试探,又像是助澜。只有到了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鱼漂顿沉,风铃声在水库上空划破一道裂痕,两个静谧的世界被同时打破了。人和鱼的对峙被归化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最原始的角力,也是江河对坚守的馈赠。

和冬春不同,夏季的垂钓更加狂野和开阔。这是时令的分化造成的,气温上升,青鱼、鲫鱼等深水鱼类更加分散和隐匿,倒是鲢鳙、翘嘴这些常年生活在水上层的开始出来“兴风作浪”,尤以体型巨大的鲢鳙为主。垂钓鲢鳙和鲫鱼的方式大相径庭,前者靠攻,需用长杆长线打频率,通过不停地大面积饵料雾化来诱鱼;后者靠守,鲫鱼胆怯,稍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垂钓者常常能感受到自己或短促或悠长的呼吸声,这种静谧又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隐有契合。

用一个词来形容夏季的垂钓者,我觉得应该是“疯狂钓鱼人”。老周是一个公司的保安队长,我们都称他周队。第一次碰见,多数人都忍俊不禁,因为他实在太黑了,一看就是那种钓鱼的黑。他的战绩也早已“赫赫有名”。有一次我在申龙湖钓鱼,到了下午两点还是“空军”。听说他在运河里用九米的长竿抽鲢鳙,打电话过去问情况,他说:钓到三条七八斤重的鲢鳙了。我大惊:渔获这么多。他接着说:从昨天中午抽到现在,饵料都用三大盆了。

还有一次,恰巧在张兄家碰到周队,我照例问他,最近去钓鱼了没,他说:这几天没去,前段时间每天大中午去运河抽鲢



郑辛遥 学会深度思考,免遭降维打击。

太阳扎进远树丛的当儿,西天便溅起了火烧云。知了声嘶力竭呐喊,可在田里劳作的人们,远未到收工的时刻。

农家门外摆开桌椅,饭凉在饭篮内,冒着热气;菜罩在竹笼内,飘出寡淡的油腥味,招来猫的覬覦。老人坐在门槛上,看着猫,也等干活归来的后生。

刚从灶堂后出来的我们,热得光着屁股往河里跳。场地上刚漏过水,纤尘不起。这正是蚊子

撑市面的时光。白天,它们躲在稻田里、草树间,此刻像由谁召集了似的,都汇集到场地的上空。这时的蚊子,不会叮人,它们似乎知道施主们还没回来。它们越聚越多,组成一个偌大的蚊阵,搅和在一起飞舞,呈漏斗状,像迁徙的鸦雀,扶摇在半空。

东南风缭绕。在乡场的上风头,早已垒起堆堆柴草。那都是我们备下的,为点蚊烟,为劳作了一天的父母们免受滋扰。那柴多半是陈腐的稻草柴、杂草,主要是半干的青蒿。青蒿是割草时拣出来的,它味特殊,有驱蚊的功效。

擦黑时分,劳作的人们回家吃饭了,乡场上热闹起来。你别以为他们可以歇息了,其实扒几口饭后,还得去拔秧、脱粒开夜工。赤着膊的我们

赶忙点上柴草垛,柴有些潮,需掀起屁股使劲吹。直吹得火势“轰”上来燎着眉毛。那不行,得有烟。赶快从木桶内舀水泼洒,把火压下去。浓烟滚滚,夹杂着腐草味,浓烈的青蒿味。已潜伏在人堆里的蚊子,正当它们商量着怎么饕餮时,猝不及防,被烟熏得晕头转向。迷蒙间似乎听到它们的撞击声,咳嗽声,以及躯体被燎着的毕剥声。火势燃起的时候,那些趋光的昆虫,牛虻、瓢虫、飞蚁什么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结果不是折损了翅膀呻吟,就是来不及吭一声,即化作一缕轻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然

多年前,我在城隍庙藏宝楼购入日本九谷瓷器小杯7个,木盒装,其中一个瓷杯有小磕,还和店主讨价还价了一番。其实心里想着这个杯子改天请人金缮一下,也会呈现不一样的欣赏价值。日本瓷器使用木盒包装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瓷器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是个多发地震的国家,用木盒包装可在地震时尽量保护瓷器。

九谷烧是日本石川县南部生产的彩绘瓷器,以其浓艳的色彩、独特的构图和精湛的手工艺闻名,已有350年历史,融合了中国彩绘瓷器技术与日本本土风格。

前不久整理藏品时,我又翻出了这盒瓷杯,也再次仔细观察木盒上写的毛笔字和印章内容。印章是用毛笔写的篆书“器”字。但不明白“菊桐绘利休”（开字偏旁,右边是久字）,最后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字?于是,就发微信请教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静波教授。他研究了之后告知,这个字应该是个“形”字。对,这样就可以理解这是利休形(制)的茶杯。

雅玩

我喜欢书,归功于小学里班主任对我的“不管”,默许我上课看小说,从此养成乱翻书的习惯。我也是个要强孩子,想到未来,焦虑油然而生。

初以“开卷有益”来自我安慰,有点零花钱,就买书。下海了,我做的都是百姓升级换代的萌芽生意,所以不求人、不请客,就买书,钱越来越多,书越买越多,凡是喜欢,凡是心动,统统买来。如今拥有三处书房。看到心动的书,我以为买下它,就拥有全部。其实,书,不看就不是你的,放在家里与店里是一回事,永远是梦中情人。

身体发育了,尤其思想发育了,才发觉小说是虚构的,不看了,也不买了。工作一忙,诗歌不写了,就写不出来了,于是诗集也不买了。后来,生意倥偬,东奔西冲寻找突破口,偶尔忙里偷闲,随手写点豆腐块文章,属于散文类的,于是凡有推荐的散文随笔,必买。后来开公司了,政治类书籍对公司框架结构或有裨益,于是买买买。当老板了,发觉历史对人事管理、对人性窥视很有借鉴意义,于是买买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爱屋及乌,不仅有中华书局的铅字印刷本,还有线装本,买齐了资治通鉴汇评本,为此还因为它们配了古书橱,这叫千金买马,以壮声势,一叠叠分门别类,但一本都没看过。

年轻时我胡乱翻书,狗头摸摸,羊头摸摸,毫无系统,所以闲聊三两句可以,一旦讨论,经不起提问,才知自己的知识千疮百孔。知耻而后勇,于是选择上海史,系统读。上海史的书我收集了一堵墙,的确看了不少。看着看着有点心得,想不到

而它们追求光明的执着不稍减。一波又一波,简直是前赴后继。

约莫半个小时,在锅碗瓢盆声的旋律里,人们又忙农活去了。这可使我们脑洞大开。嫌火势不够,就将树枝、木板往火堆里扔,嫌烟不够就洒水,致使场地上烟火弥漫。孩子都有破坏的天性,这样才有好看。就像见老皮骑在猪郎背上,喝得醉醺醺回来,我们移开松动的桥板,想看他掉进河里。可喝了酒的人,心不醉,我们没得手。鼻公常光着脚挑担,我们在开裂的泥缝间插了柘栎刺树,可他很少中招。第二天一看,好好的一垛柴草,被烧去了一小半。怕家长打骂,就卖野人头说是老皮叫我们干的。这是难得的事情。多半的是人们开夜工去后,爷

千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他将茶道从日常饮茶提升为融合禅宗思想与生活哲学的艺术形式,创立“草庵茶道”,提出“和、敬、清、寂”的核心思想,强调以简约质朴的方式追求精神解脱。千利休还亲自设计和制作了许多茶具,其中最著名的是“利休七种”,包括茶碗、水指、茶入等,这些茶具至今仍被视为茶道艺术的瑰宝。

菊桐绘则是利用传统漆艺技法“蒔绘”来描绘菊花桐花纹饰。菊花纹样象征皇室与长寿,常见于日本贵族器物。桐花纹样则代表祥瑞与权力,菊桐纹多见于刀鞘、茶具等高端工艺品,也包含着吉祥的寓意。

前几天,邻居少校兄来我家喝茶,我就顺便请他欣赏了这套“利休形”茶杯。这个木盒里还垫了一片日本旧报纸碎片,我之前已注意到这是大正十四年即1925年的旧报纸,因为用于包装的日文报纸碎片,就没能去研究其具体内容。少校兄比较敏感,也许因为他本身就是上音马院的老教师,他竟然从旧报纸碎片上看到了“共产主义”“劳动组合”等字样。

“种豆得瓜”。上海史的现代化基础,就是不断筑马路,沿路造市房、聚人气、租门面、繁荣市面。有钱了,再拓马路,又是如此这般,成为套路,这叫路径依赖。一部上海现代化史,最牢不可破的铁壁铜墙的金行业,就是房地产。恍然大悟:土地是工业化、商业化必不可缺的承载地盘,尤其不可复制,区域越是繁荣,道路越是密布,交通越便利,房产越升值。相反建在土地之上的工厂,成本越高,工厂自然外移低洼价的外地。我不聪明,所以选择了它。

恰巧1997年上海商品房推出,我将“第一桶金”投入到房产爆炒米花。这是书带给我的财富。今天,中国进入老龄化,我从书架上取下日本学者这些年苦苦思考的成果:先看宏观概观的《战后日本经济史》,然后读《负动产时代》《人口与日本经济》,有空再读《无退休社会》。我开始关注银发族:同样老龄化,中国与日本不同,至少上海的退休老人都是“银发银族”。2022年房地产最低迷时,神农架老降坪的“避暑房”,从30万元一套跌至18万元,我带着朋友买了22套房。原先民宿聚焦避暑,现在开拓淡季,做“康养长居”,让长者住在森林面积达93%的氧吧里。

我通过“急用先学”的投机性读书,踩准了一个个节点。心动即行动,阅读让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远,走得更远。如果只停留在心动不已的激动,看书的就只是趴在巨人的肩膀上打瞌睡的麻雀,依旧鼠目寸光。

那些个鬼就在黑魑魇的周围。可就像口渴,越喝越渴一样,听了还想听。专注得蚊子咬都不知所。其实是蚊烟堆在渐渐熄灭。

家门口方向传来奶奶的叫唤。搁在长凳上的门板铺着草席,躺在外面,晚风真凉快。天上的银河像一条拾穗者踩出的路,横斜着东北往西南。我还沉浸在烧蚊烟、听故事中,奶奶却已在打呼噜了,可手里的蒲扇还在摇着。一阵风吹来,蚊烟堆上的火星一亮一亮的,像催眠。远处的田野里,打谷场上,传来扁担的吱扭声和脱粒机欢快的隆隆声。庄稼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我梦见自己和小伙伴们,沿着这条拾穗者踩出的路走向远方。耳边传来“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的儿歌。

七夕会

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新闻?好奇心让我再次请教了徐教授。没过多久,徐教授微信回复我:“大正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正是日本左翼运动相当兴盛、内部出现了多个派别,不时遭到当局严重镇压的时期。这份报纸,看它的罗马字,汉字应该是《新爱知》,看上去是一份比较左翼的报纸,因为已是碎片,无法完整阅读。”徐教授还大致翻译了报纸的内容:“经过了多次曲折后终于萌发出来的无产政党,也在瞬间之间崩塌了。这样的话,今后无产政党将在怎样的形态下再次发展起来,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引起了世间的瞩目,据各个方面比较一致的观测,近期劳动同盟将以主要的团体来组织新的无产政党……”我上网再去搜寻相关信息,得知早在1925年,也就是1919年,日本人河上肇就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也因此曾影响了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人。只可惜河上肇1946年就去世了。

从一套旧九谷瓷茶杯的收藏研究,让我们不断去了解历史,也许这就是收藏的意义所在。

刘国斌